

# 晚清一次向高官送禮事件剖析

——以翁同龢《己丑年壽禮名冊》為線索

孔祥吉

[提要] 本文以翁同龢過六十歲生日收禮的原始記錄《己丑年壽禮名冊》為依據,探討了晚清官員及皇親國戚向翁氏送禮的背景、規模以及醇親王奕譞、直隸總督李鴻章兄弟等送厚禮的原因。闡明了送禮與行賄,是兩種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複雜社會現象。翁同龢敢於將所收禮品原原本本記錄下來並傳之後代,說明根據禮尚往來的規矩,翁氏的行為應是接受禮品,而非納賄。最後,由恭親王奕訢送厚禮,以及他的兩封親筆信件,考察了他與翁心存父子之間的特殊關係。

[關鍵詞] 送禮 風俗 翁同龢 奕訢

[中圖分類號] K252 [文獻標識碼] A [文章編號] 0874-1824(2019)02-0180-07

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,禮義之邦,送禮風俗可謂源遠流長。據西漢戴聖《禮記·曲禮》上記曰:“聖人作,為禮以教人,使人以有禮,知自別於禽獸。太上貴德,其次務施報。禮尚往來,往而不來,非禮也;來而不往,亦非禮也。人有禮則安,無禮則危。”上文中的“禮”,含意頗為廣泛,其中即包括了送禮。無論是高官貴族,還是平民百姓,都講究送禮。送禮風俗至今仍盛行不衰。但是,古人如何送禮,送多少,何人應該送,如何送法,這些在當時都很有講究,也是今人不易知曉的。

最近,在整理多年前積累的史料時,發現一件光緒十五年(1889)翁同龢過六十歲生日時,京城內外官員向他送禮的原始記錄。翁氏將這份記錄命名為《己丑年壽禮名冊》。<sup>①</sup>應該說明的是,翁同龢並沒有將這些一頁一頁的送禮清單,裝訂成冊,而是單頁保存。在這些單頁中,筆者所見到的,只有李姓的京內外官員,和五位王公貴族送禮記錄。眾所周知,中國姓氏繁多,有百家姓之稱。依筆者判斷,翁氏肯定還有一些其他姓氏的京內外官員送禮記錄,由於沒有裝訂成冊,年久散佚,故筆者未曾見到。

《己丑年壽禮名冊》,是一件很特殊的社會史史料。蓋因中國自古以來,就有送禮的習俗,尤其是向當官的送禮,更是一種長期的、普遍的現象。但是,像翁同龢這樣,分門別類地詳細記載送禮的人名,及所送禮品名稱與數量的清單,實不多見。因為貪官污吏,對收禮納賄,總是千方百計地掩蓋躲藏,生怕外人知曉,而不會像翁同龢這樣,記之於冊,傳諸後世。

這件難得一見的史料,是多年前在翁萬戈先生保存的零碎冊頁卷宗裡發現的。翁先生並沒有專

門整理研究這些零散的冊頁，只是將它們系統地收集存放在一個專門的卷宗內。

## 一、官員們為何爭先恐後地給翁同龢送禮

送禮是頗為複雜的歷史現象。禮物送給什麼樣的人，這是每個送禮者都首先要考慮的。光緒朝中葉，為何京官們紛紛給翁同龢送禮？這與翁氏在朝廷的特殊地位緊密相關。

翁同龢自光緒初年，即在毓慶宮行走，充當光緒皇帝的啟蒙師傅。這是一個很受人尊崇的職位。慈禧之所以選擇翁同龢擔任此項職務，是與翁同龢學問淵博、人品端正緊密相關的。另一個原因，則是翁同龢的家庭出身好，既是書香門第，又是高官之子。其父翁心存，官至大學士，長期在上書房行走，是同治皇帝的師傅。在慈禧、奕訢等策動的辛酉政變中，翁心存立場鮮明地站在肅順等人的對立面。這也是光緒初年，慈禧挑選翁同龢在毓慶宮行走的重要原因。到了光緒九年，由於翁同龢在毓慶宮授讀，頗著辛勞，帝后之間關係亦尚融洽，因此，慈禧又任命翁同龢以戶部尚書兼任軍機大臣。翁同龢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，大權在握。京內外的官員們對翁氏都刮目相看。

在翁同龢擔任軍機大臣的第二個年頭，清廷發生了一次嚴重危機，史稱“甲申易樞”。當時，中法交戰，內外矛盾空前激烈。詭計多端的慈禧，擔心主持軍機事務的恭親王奕訢大權在握，尾大不掉，將來會威脅到自己的權勢，於是利用盛昱上書的機會，將奕訢為首的軍機大臣全部罷免。翁同龢作為軍機大臣，自然也受了牽連，隨同奕訢一起退出了軍機處。

然而，此次宮廷之爭的矛頭，針對的是恭親王奕訢。因此，慈禧對翁同龢信任依舊，翁氏雖然退出軍機處，卻仍然擔任戶部尚書，且繼續在毓慶宮行走。正是由於這些原因，到了光緒十五年，翁氏六十歲生日之際，正是他春風得意之時。到了翁同龢過生日這一天，前來送禮者絡繹不絕。為人正派、辦事謹小慎微的翁同龢，擔心慶典過後，會將送禮細節遺忘，故而專門親筆書寫了一個《己丑年壽禮名冊》，以便留作自己日後參考。

## 二、李姓官員送禮記錄

翁萬戈先生保存的《己丑年壽禮名冊》，是按姓氏分門別類，記載送禮者的姓名、所送禮品名稱數量，以及這些禮品如何處置，是收下還是退回，或者部分收下。對於退回的禮品，翁氏僅用一“璧”字，蓋略取其完璧歸趙之意。筆者所見到的《己丑年壽禮名冊》，雖然只有數頁，字數不多，但是，所包含的內容卻十分重要。翁萬戈先生所保存的這份檔案，共有兩大部分：其一是京城內外李姓漢族官員，其二是滿蒙親貴送禮者。第一部分是京城內外李姓漢族官員送禮的詳細記載。翁氏記曰：

六十歲賜壽，己丑年壽禮：

李文田，帳、酒、壽麵、燭，受；酒席四桌，璧。

李中堂（鴻藻），羊〔洋〕酒、蹄腿、帳、如意。

李錫文，子玉芬，侄慶延，帳、酒、燭。

李希蓮，子光裕，帳、燭、酒、瓷器四匣，受；如意，璧。

李葆實，二兩。

李士瓚，酒、燭、桃、麵。

李威，翅席。

李嘉樂，五十兩，璧。

李沛深，二兩。

李經畬，絲根蟠桃、緞帳、燭、酒，受；玉石酒杯、如意、茶、腿，璧。

李中堂(天津)，如意、綉緞帳、蟒袍、花翎二支。

李傳治，二兩。

李佩銘，二兩。

李德炳，二兩。

李煥堯，二兩。

李坤，二兩。

李慈銘，四兩。

李桂林，二兩。

李紹勛，酒、燭。

李光宇，八兩。

李士鈐，二兩。

李盛鐸，卅二兩。

李慈銘，三人合帳。

李培元，上書房九人公帳。

李元楨，半帳。

李錫彬，四人帳，酒、燭、桃。

李墨林，二兩。<sup>②</sup>

翁同龢《己丑年壽禮名冊》所羅列的京內外李姓官員共二十七人，另外還附有官員的子、侄輩三人。翁氏大約是按照送禮的先後次序排列的。中國姓氏繁多，有百家姓之稱，而實際上中國的姓氏，比百家姓還要多。因此，按照比較保守的估計，此次參加送禮的官員應有一、二百人，或者更多些。這支送禮隊伍，有一個顯著的特點：由於翁同龢係狀元出身，本人又多次主持科舉考試，因此，在這些送禮官員中，為數最多的是科舉中之佼佼者，即獲得進士頭銜的送禮者，居然有十人之多，佔李姓送禮者的三分之一還多。按說，能夠得到進士，對讀書人來說，是一件十分榮耀的事情。可是，這些科舉路上的幸運兒，雖然得到了進士頭銜，在經濟上並不是人人富裕。那些沒有大宗經濟收入的進士們，只能在京城過著清貧的日子。在遇到與自己命運汲汲相關的官員生日慶典時，他們只能不約而同地送出區區二兩銀子。二兩銀子，這大約是當時京城困窘的進士們，送禮時一個約定俗成的標準。

### 三、幾位特殊的送禮者

翁萬戈先生保存的己丑年壽禮清單，對研究歷史人物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線索。它可以從一個側面，加深對晚清一些重要人物的瞭解。

譬如，清單中所記載的北洋大臣李鴻章與軍機大臣李鴻藻兩位中堂，可謂高官顯要，他們所送禮品不但珍貴，而且數量也多，翁氏照單全收，也沒有璧還。以筆者推測，在他們過壽時，翁氏大約會返還給他們價值相當的禮品。這大約是高官之間達成的默契。壽禮單似乎可以說明，翁同龢與李鴻章在光緒十五年，彼此關係還是比較融洽的。真正的翁李交惡，應始於較晚的甲午戰爭時期。同時，還應該注意，直隸總督李鴻章不但自己送厚禮，他的侄兒李經畬，所送的禮品不但品種繁多，而且十分珍貴，幾乎是整個李姓官員名單中送禮最多者。

李經畬，字伯雄，號新吾，係李鴻章長兄李瀚章之長子，光緒庚寅(1890)恩科進士，殿試二甲，朝考

一等；選翰林院庶吉士，授職編修，歷任翰林院侍講、實錄館提調、兵部武選司員外郎。由李經畚之簡歷可以看出，他在翁氏六十壽辰時，還只是一個舉人，當時正忙於準備考試，顯然他是代替其父李瀚章送禮。李瀚章久任封疆，宦囊豐厚，故在翁氏六旬慶典時，送了一份厚禮。

清季京城送禮，還有一種很古怪的現象，自己窮得幾乎揭不開鍋的小京官，“比日窮困不堪”，“負債多如牛毛”，而在翁同龢過六旬生日之際，卻要想方設法地給翁氏送禮。

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李慈銘。李氏原名模，字式侯，改名慈銘，字愛伯，號尊客，室號為越縵堂，晚年又自稱越縵老人。李氏長期過著十分清貧的京官生活，可是，當翁同龢生日來臨，李氏表現得格外積極，先是送銀四兩，而後又與其他兩人合伙送生日禮帳。李慈銘的反常舉動，表明了他與翁同龢之間非同一般的密切關係，值得予以關注。筆者還曾見到過李慈銘寫給翁同龢的書信數種，可知李氏與翁同龢之間有著不同尋常的關係。

另一位值得注意的送禮者，是清末政壇上的活躍人物李盛鐸。李盛鐸，字巖樵，又字椒微，號木齋，江西德化縣人。在翁同龢過生日之際，李氏送銀多達三十二兩，遠遠超出平均水平，實屬不同尋常。從李盛鐸所送禮品可以斷定，李氏非但家庭闊綽，而且深知金錢可以通神的訣竅，並以此博取當政者好感，以換取自己的美好前程。

據此不難想到，李盛鐸在新舊兩黨鬥爭激烈的戊戌年春季，頗傾向新黨，曾代替康有為等上書條陳新政，而且參加發起保國會。可是，在戊戌政變後，李盛鐸非但没有受懲處，反而能夠擔任出使日本大臣，後來又能夠飛黃騰達。這與李盛鐸用金錢開路，買通榮祿等權臣支持，有直接關係。榮祿、奕劻等權貴愛財如命，對送禮者，可謂來者不拒，李氏正投其所好。

再有，排在送禮冊首位的李文田，字畬光、仲約，號若農、芍農，廣東順德人。李文田是廣東翰林中的前輩。翁氏於咸豐十年閏三月十二日的日記中記曰：“廣東李若農編修，賦甚閎麗，嘆為奇才。”“若農博覽能文，丹鉛不去手。”<sup>③</sup>可見，翁同龢對李文田的才華，可謂推崇備至。光緒二十一年十月，李文田去世，翁氏又於日記中記曰：“哭若農，為之摧絕。若農身後蕭條，差囊盡買書矣，其子淵碩，年十五，號踴如成人，可憐可憐。”<sup>④</sup>翁氏還送有專門寫給李文田的輓聯。輓聯稱：“積感填膺，斯人竟以衡文老；遺書滿篋，餘事猶堪藝術傳”。可見，翁同龢對李文田的人品和學術評價很高，印象極佳。翁氏過六旬慶典時，李氏首當其衝，率先將禮品奉上。正因為如此，翁氏將李文田置於己丑送禮冊官員名單的首位。

#### 四、王公親貴爭相送厚禮

翁萬戈先生保存的己丑年壽禮冊的第二部分，係京城王公貴族送禮的記錄。翁氏記曰：

恭親王，如意、帳、猪、酒。

慶王，如意、寶燭、蓮樂畫，收；書兩部、佛一軸、猪、酒，璧。

伯王，如意、猪、羊、酒。

克王，如意。

醇親王，蟒袍、袍褂、補子、燕席、御革朱拓二軸、酒二壇。<sup>⑤</sup>

在上述名單中的伯王，係指蒙古親王僧格林沁之子伯彥訥謨祜，僧格林沁陣亡後，其子伯彥訥謨祜襲爵。

克王，則係指愛新覺羅·晉祺。克王晉祺，生於道光二十年，卒於光緒二十六年，封號為克勤誠郡王。晉祺與翁家頗有些交往，故亦給翁同龢送了如意。

翁萬戈所保存的己丑年送禮名單中，僅僅羅列了恭親王奕訢、慶親王奕劻、伯王伯顏納謨祜、克勤郡王晉祺，以及光緒帝生父醇親王奕譞。當時京城的王公貴族、親王、郡王人數甚多，而列入送禮單者，只有此五人，說明他們是京城政壇的重臣，且與翁同龢交往頻繁。除了克勤郡王晉祺之外，其餘四位，都曾經在晚清政壇獨擋一面，執掌國家軍政大權，與清王朝命運汲汲相關，且長期與翁同龢共事。

此外，還應注意，翁同龢的記錄中，只稱奕訢為恭親王，奕譞為醇親王，其餘三人只稱王，而不稱親王。翁氏顯然是在區分，這五位送禮者，雖然均為顯赫王公貴族，但是，與皇室的关系，亦有遠近之別。

再有，在這五位送壽禮的王公貴族中，送八件者，只有慶王奕劻與醇親王奕譞。這種現象展示了這二位掌控軍機處實權多年的親王，與翁同龢之間更有一層特殊的關係。

## 五、翁同龢與恭親王奕訢

在閱讀《己丑年壽禮冊》時，筆者最感驚奇的是，恭親王奕訢在翁同龢六旬生日慶典時，也送了一份厚禮。奕訢乃道光皇帝第六子，曾在咸豐末年與慈禧配合，促成了熱河政變，將怡親王載垣、鄭親王端華以及肅順等顧命八大臣打翻在地，故得以在同治朝與光緒朝前期，主持軍機處事務。但是，在光緒十年，慈禧擔心大權旁落，在中法戰爭期間，將奕訢徹底打入冷宮，讓其閉門思過。從此，奕訢退出了政壇，呆在恭王府中，幾乎沒有參與任何政務決策。

然而，翁同龢生日壽禮單王公親貴部分，首先開列了恭親王奕訢，說明恭親王與翁同龢當時的關係相當不錯。恭親王能送出這份厚禮，是很不尋常的。說明翁氏很懂得如何為人處世。因為在光緒十年甲申易樞風暴中，慈禧利用盛昱上書的機會，指責軍機首輔奕訢在戰爭中，措施不當，貽誤軍機，將整個軍機處連鍋端掉，重新換上了禮親王世鐸為首輔的軍機班子，其中包括張之萬、孫毓汶，而醇親王奕譞，則遙控政局。

奕訢被罷職後，閒居在家中，憤憤不平，曾發出“猛拍欄杆思往事，一切春夢不分明”的感嘆。翁同龢雖然同奕訢一起退出了軍機處，卻仍在毓慶宮行走，說明慈禧對翁氏聖眷未衰。而且，翁同龢與光緒帝的生父奕譞關係非常密切。《樸園越議》的發現可以說明，他們雖同居京城，卻彼此書信往還，幾無虛日，其關係密切，在親貴與朝臣中無人可比。<sup>⑥</sup>翁同龢六旬慶壽之際，甲申易樞已經過去五年，閒居府中的恭親王送禮如此貴重，說明翁氏私下仍保持著與恭王良好的關係，非常不易。筆者相信，遇逢年過節或奕訢過生日時，翁同龢必定登門拜節，且送的禮品一定更為珍貴，藉以維持與恭王之間的友情。

翁同龢與恭親王關係良好，還有一層更特殊原因，即恭親王是翁心存在上書房精心調教的學生。對於經國治世之學頗有一番心得的恭親王，對翁心存心懷感激，故在很長時間內與他師傅保持著良好的關係。這層關係在翁家精心保存的奕訢寫給翁心存的親筆書信中得到證實。恭親王在信中寫到：

受業恭親王奕訢，謹請師傅鈞安。

敬稟者，適聞得密雲所屬之白河、潮河，水深約有丈餘，波浪翻翻，水石相搏，輿馬皆不能渡，而渡船甚屬寥寥。

伏思祭差重大，倘有貽悞（誤），厥咎甚重。訢再四思維，惟有仰懇師傅劄飭該縣，令其務備船隻，以便渡河，可期祭差無悞（誤）是幸。其沿途地方，倘有供應，斷不收受。現已諄諭隨從人員等，概不準稍有騷擾，諒可上慰塵懷。

奕訢謹稟<sup>⑦</sup>

恭親王此信，寫得規規矩矩，非常誠懇。他雖然貴為皇子，且已加封親王，位高權重，可是，仍然對

師傅如此畢恭畢敬。晚清時的師道尊嚴，於此可略見一斑。此信還專門提到：沿途“供應”，“概不準”收取，說明當時社會上送禮之風，比較盛行，因此奕訢才專門談及概不收禮，請老師放心。中國自古有“一日為師，終生為父”之傳統。由於這層師生關係，奕訢一直與翁家保持著親近狀態。此外，奕訢與翁家之關係，還可以在翁萬戈先生保存的恭親王寫給翁同龢的另一通信函中，得到充分體現。奕訢信函稱：

六兄大人如晤：

日前蒙惠膏藥，甚佳。刻下足專應用，數月後當須接濟是懇。頃見高廟懸掛墨寶楹聯：鰕菜亭蠲魚稻稅，文官果熟秀才園。（旁註，此淨業湖上故實。）未悉二語出處，撰自何人，並載在某書？祈示知為荷。專此。即候勛祺。

恭親王啓<sup>④</sup>

上函中所稱高廟，乃是京城什刹海的一處景點，位於什刹海西北沿。高廟亦稱普濟寺，因地勢較高，故被俗稱為“高廟”。什刹海風景如畫，環境清幽，一年四季，遊人如織。誠如《燕京歲時記》描繪云：“什刹海在地安門迤西，荷花最盛。六月間仕女雲集。凡花開時，北岸一帶風景最佳，綠柳絲垂，紅衣膩粉，花光人面，掩映迷離。真不知人之為人，花之為花矣”。

恭親王此函，專門向翁同龢請教的一個具體問題：高廟所懸掛的楹聯出處，未知翁氏如何解答。恭王在該信開頭，稱翁同龢為“六兄大人”，亦可反映他們之間存在的特殊關係。這兩通難得一見的書信，證實了恭親王同翁心存、翁同龢父子之間的關係，可謂源遠流長。但是，這層關係也並非一成不變。隨著歲月流失，政局更迭，尤其是在光緒帝親政後，私心極重的慈禧，把住權力不願意放棄。於是，帝后之間爭權奪勢的矛盾，日趨尖銳，以至到兩年後，醇親王病重也不敢自請醫生，事事都要聽命於慈禧，最後居然顛顛兢兢地離開人世。

帝后關係發展到甲午戰爭時，已經十分緊張，以至於光緒帝發出“若不給事權，寧願退位”的呼喚。而重新出山的恭王奕訢，此時也變得比先前對慈禧更加恭順，雖在帝后間極力調和，但是在很多方面，都是看慈禧的臉色行事。尤其是在是否採納改革派的建議，以及如何推行新法等問題上，恭王堅決反對光緒帝引進康有為進行變政的做法。無論是慈禧，還是奕訢，都將推薦康有為的責任，歸咎於翁同龢。百日維新前夕，恭親王已經是病入膏肓，仍憤懣不平地指責翁氏行為不當，且有謂“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大錯”的遺言，說明了恭親王同翁同龢當時關係非常緊張。這同翁氏六旬慶典時，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## 六、對於壽禮單的評述

翁同龢的《己丑年壽禮名冊》，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晚清社會史與政治史的重要史料。讀者可以從翁氏送禮記錄中，瞭解晚清高官過壽時所崇尚的禮品，以及送禮者依據自己所處的地位、富裕程度，選擇禮品的種類及數量。

首先是所送禮品的種類。從翁同龢的壽禮單可以看出，光緒朝中葉，北京最時興所送禮品，首先是銀兩。除此之外，王公貴族及高官們幾乎每人都送了如意。如意是中國傳統工藝品，是一種象徵祥瑞的器物，起源於古代的“爪仗”，通常以玉石雕琢而成。醇親王奕訢，雖然未送如意，卻送了幾件比如意更為珍貴的禮品。這表明了醇親王與教養其子讀書的老師之間的深情厚誼。

除銀兩、如意之外，當時過壽所送禮品最多的是帳、燭、酒等數種，這同現在有很大區別，帳、燭已經不再是今日送禮的物品了。

其次,晚清所送禮品數量多少,也頗有些講究。當送禮者選擇只送銀兩等禮品時,可以不計件數。如果要改送其他物件,則往往會選擇四件或八件,以為這樣可稱吉祥。這種數量上的講究,可以從五位王公貴族所送禮品中看得十分清楚。在五位王公貴族中,克王的經濟實力或其地位,均無法同其它四位相比,故只選擇送如意一種。恭親王與伯王各送禮物四種。慶王與醇親王各送禮物八件。

最後,在評論翁氏六旬生日慶典時,還應該釐清送禮與行賄之區別。送禮與行賄是兩種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複雜的社會現象。送禮是人之常情,行賄則是別有用心;送禮者日後可能得到或多或少的賞還,而行賄者通常是有去無回。話雖如此說,送禮與行賄在現實生活中,經常很難區分,有時很容易將二者均視作賄賂。翁氏能夠將送禮者原原本本記錄下來,可以推斷翁氏本人在六旬慶典中的行為,主要的應該是接受禮品,似乎不應該視作貪贓受賄。此事關係到歷史人物的品格問題,尤其應該仔細斟酌,小心評判。

一個有力的證據是,在翁氏的《己丑年壽禮名冊》記錄中,羅列了李葆實等十名進士,每人奉獻二兩銀子,作為送給老師的壽禮。翁氏不但收下,而且把他們的名字都登錄在名單中。二兩銀子,對當時的翁同龢來說,實在是微不足道。這十多位弟子進呈的總和,不過二十兩。可是,翁同龢還是原原本本地將十位送禮者一一記錄下來,說明翁氏看重的是師生情誼,而不是金錢。

與此形成顯明對照的是李嘉樂。李氏字德申,河南光州(今光縣)人。他一個人獨自奉獻賀禮五十兩,翁氏卻分文不取,原封不動地退回。由此可以明顯看出,翁氏看重的是情誼而不是財物。

更有趣的是,李嘉樂本人是當時出了名的廉潔官員,世人以“一國儉”稱之。這似乎可以說明,儘管有如此眾多的官員送禮,也沒有損壞翁同龢在當時官場中的清廉名聲。翁氏生活於晚清時代,當時的朝廷已經十分腐朽,社會上賄賂盛行,翁氏儘管廉潔,亦不能擺脫人之常情的局限。

①清人普遍以虛歲計算年齡,剛出生即算一歲,以後每遇新年即增加一歲。

②翁萬戈藏《己丑年壽禮名冊》,原件。

③《翁同龢日記》,咸豐十年四月十二日。

④金梁:《近世人物誌》,第32頁。

⑤翁萬戈藏《己丑年壽禮名冊》,原件。

⑥孔祥吉:《樸園越議與中法戰爭時之清廷》,見《晚清史探微》,成都:巴蜀書社,2001年,第336~355頁。

⑦奕訢:《致師傅翁心存函》(未刊原稿),翁萬戈先生

提供。

⑧奕訢:《致翁同龢函》(未刊原稿),翁萬戈先生提供。

⑨翦伯贊等編:《戊戌變法》第3冊,上海:神州國光社,1953年,第381頁。

作者簡介:孔祥吉,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。

[責任編輯 陳志雄]